



# 一個宗教學與民族學的 觀察紀錄與反思（下）

◎ 陳韋辰

（接上期）

## 營隊特色大不同

在這幾天的夏令營法會中，我們主要的工作是擔任協助輔導員，雖說如此，也因語言隔閡而沒有辦法有更多的互動或協助。怪不得對於民族學家而言，掌握當地語言，是理解當地文化與進行田野調查的基本工夫。青少年夏令營的設計，連續兩天都是當地時間清晨5點起床，5點半開始獻供、燒香。整體而言，課表的安排非常緊湊，也非常消耗體能。不過我有擔任過兩次營隊總召的經驗，也習慣一天只睡一、兩個小時的營隊作息，這樣的安排對我而言，還算是可以接受。

課程內容的安排，感覺非常值得一聽，不過再度遇到語言不通的問題，所以對於課程我並沒有太多的心得或感受。我能做到比較多的觀察，

就只有在活動的安排與內容上，也只能從較表面的層次去撰寫心得。泰國的營隊活動中，人與人之間的肢體接觸較為豐富、頻繁。依據心理學的說法，人與人之間會存在所謂的「信賴區間」，也就是我們與任何人之間都會有意無意地保持一個安全距離；距離越長，表示關係越疏遠，距離越近，則表示關係越親近。肢體上的互動能有效降低安全距離，也就是說，透過肢體接觸，能夠提高人與人之間的親近感。

夏令營的活動安排，就是透過大量肢體互動，來降低距離感，提高人與人之間的親近關係吧。相較之下，台灣的營隊活動大概就比較缺乏如此頻繁的肢體互動。在個人主義的保護傘之下，還是會失去一些東西。在泰

國，團隊間的互動與合作似乎熱絡許多。這一部份或許要歸功於熱情的輔導員，他們敢玩、放得開，又充滿活力。

下午的課程，我覺得各組做素食料理是相當不錯的活動，讓新求道者也了解素食的重要性，透過體驗讓學員更珍惜自己吃下的食物。學員們很用心地投入製作過程，成品也意外地美味。擔任協助輔導員實在不是一個簡單的工作，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，只能透過簡單的英文與肢體表達溝通。於是，我和高錄花了很久的時間，才理解我們小隊所要表演的隊呼與短劇

晚上又下了場雨，原先可以在戶外進行的營火晚會也改到室內，少了熊熊燃燒的營火與天燈，有些可惜。幸好，大家的熱情沒被這場雨澆熄。晚會表演相當精彩，各組的短劇也很用心。

最讓我有感觸的，是這兩天的營隊活動結束後，輔導員們聚集在中



▲ 學員親手製作素食料理。



▲ 學員餵輔導員吃飯，拉近彼此距離。

堂前檢討的專注模樣，即使偶有倦容，仍舊待在大廳腦力激盪。讓我回想起以前籌辦營隊時，每天檢討、跑流程、預演到3、4點的辛苦過程。真正辛苦付出過的，越是讓人難以忘懷。想必5年、10年後，這些籌辦的經驗與汗水，也會成為他們的美好回憶。

### 道與教的哲學思辨

青少年夏令營的第3天，也是我們在清萊的最後一天。早餐的設計讓人耳目一新：讓學員餵輔導員吃飯。這也可以算是肢體接觸的一環，對於拉近彼此距離而言，算是蠻有幫助的活動。透過這樣的活動，輔導員也可以檢視自己與學員之間所建立的諧密關係。

這天上午的主題是「孝道」，我們背著大約一個嬰兒重的水球，體驗母親懷胎10月的辛勞。上午的所有活

動，我們都得帶著這個水球進行。在我們的舉手投足間，都可以明顯感受腹部水球的存在，無時無刻影響著我們的思維。父母的感受，大概也是如此罷，從懷胎、出生、成長，身為孩子的我們，都無時無刻讓父母惦記著，即使我們從不自知。

然而在我們熟知的「孝」的定義之外，我們是否能對其進行更多文化反思？也就是說，「孝」的概念是否放諸四海皆準？這個答案想當然爾，是否定的。也就是說，我們所遵奉的「孝」，事實上只存在於我們的文化語境之中；而且即使在我們的文化裡，「孝」的觀念也會根據時間參照點的不同，而有不同的內涵。

這個問題必須連結到一個更大的問題，也就是關於「道德教育」的問題。我們道場時常強調「道德教育」或「品格教育」，並以此作為道德培育的基礎。當我們以自己文化中的道德準則為基礎，制定道德教育時，我們就必須明白了解到：這種道德教育，只能適用於我們自己的文化。我對道德教育的反思，如同前面對於華語教育的反思一樣，是站在文化多元的角度去理解之。也就是說，不同文化所建構出來的道德觀念勢必有所不同，當我們聲稱追尋「道」是透過「我們



▲ 背水球體驗母親懷胎十月的辛勞。

文化中的」道德形塑的過程時，我們就必須質疑：這樣的「道」是否是普世的？

這涉及到幾個很根本的問題：關於宗教的本質、關於人類的思維結構、關於普同性／特殊性等等的哲學思辨。宗教學、神學的目的是辯論神是否存在，以及神的本質等諸多問題，是從宗教論宗教。而從民族學的角度來看，神的存在不是該去辯證的問題，民族學採取存而不論的立場，將其視為現象觀察之，是從社會論宗教。當我們採取文化多元論的立場時，可以發現，不論從宗教學或民族學的思維來看，我們都沒有辦法形成一個完全

普世的宗教。

這表示，每個宗教確實都是文化的產物——即使它們不願意這樣承認。承認宗教是文化的產物，並不會減損宗教的神聖性。若依照最簡單的、Durkheim式（註2）的解釋模式，宗教的神聖性是來自於它反映社群的凝聚力。當然，這種解釋在近代已有許多更深入、更細緻的論點，但是從最經典的定義中，我們很明顯地可以了解：宗教的神聖性亦是社會所賦予的，宗教的神聖性也必然屬於文化的。職是之故，我們信仰的「道」，它的至高無上、神聖性質，也只有在我們的社群中才得以存在。

宗教的核心是信仰，對信仰者而言，神是真實存在的；對不信仰者而言，神的存在與否並不是重要的問題。宗教的本質無關乎道德，所謂「信我者得永生」，宗教的本質就是「相信」，你相信它，它就具有神聖性。當我們一貫道論述「道」是一種普遍性而非宗教性的存在時，它就必然帶有高度抽象性與哲學上的超驗特質，因為它必須被證成為超然於所有社會文化之上的一套形而上邏輯。也就是說，它必須不是宗教而是哲學，如同道家是哲學而道教是宗教、佛家是哲學而佛教是宗教一樣，一貫道的「道」

也必須能淬鍊出它的哲學性質。

也只有高度抽象與高度純粹定義的前提下，我們才能說「道」是具有普遍性的，因為「道」會變成一種哲學上的原則。當我們剝去道德的假象時，就能夠看到信仰的本質。如果確定「道」是一種普世原則，我們就必須轉而質疑道德教育本身。我們在教授的是真正普世的道德，還是我們自己文化中的道德？教授我們自己文化中的道德內涵，又對邁向普世的「道」有多大的助益？

雖然在此進行了一些粗糙的哲學思辨，我也很難說明作為普世原則的「道」的實際內涵，不過我們若要讓「道」走的更遠，這些哲學思辨都是必須且必要的。

夏令營最後的高潮，是一齣非常驚人的戲。就是輔導員與學員吵架，被班長訓話，最後所有輔導員出走的劇碼。在這齣戲中，可以看到激烈的情緒翻滾，看到學員不知所措的樣子。我不是一個哭點很低的人，但看到這樣的場面也是挺難過的。我覺得這是非常好，也非常大膽的設計，因為只有在情緒激動的時候，才有可能看到自己的另一面，看到真實的自己。另一個層面來說，「沒有流過淚，怎知他有心？」這個「測試」的目的，或許也是為了讓學員的體悟更加深刻吧。



▲中堂充滿寧靜、肅穆的感覺。

我們晚上又再度搭上夜車，伴著雨水，告別清萊，前往坤敬府。在潘縣雖然只待了短短三天，卻留下了難忘的回憶，也帶走滿滿的祝福。

### 生命故事感動分享

在坤敬府，我們主要的活動只剩下教學。我們借宿的地方是興毅道場的道傳中堂，一棟相當像別墅的建築物，具有十足的南洋風味。或許是建築裝潢的關係，以及挑高的室內設計，道傳中堂給人一種特別寧靜、肅穆的感覺，我相當喜歡道傳中堂，讓人有種時間在這裡也慢下腳步的錯覺。

道傳中堂與曼谷天惠堂最大的不同，是我認為道傳中堂具有更多在地化、涵化，甚至綜攝（註3）的跡象。道傳中堂的中壇和一樓，都供奉著十分泰式的佛像。不管在曼谷天惠堂，或清萊天清中堂，都沒有這樣的現象。在一貫道的經典與教義中，我發現雖然我們主張「五

教合一」、「一以貫之」，然而事實上我們還是著重在儒、釋、道三教，尤其以儒家思想為主；而對於基督宗教、伊斯蘭教的研討，可以說是少之又少，對這兩大宗教的理解也較為片面。而若當我們對於泰國的佛教文化不理解時，我們又何以在這片土地上傳播一貫道的種子？

下午的行程，是坤敬高中的教學。對比紡頓中學，坤敬高中的教學環境就較為混亂。學生對於學習的態度，普遍來說比較散漫、不積極，實際的原因我無法理解，或許和泰國的學習——就業環境相關。雖然如此，還是有一些認真、願意學習的同學，仍舊散發求知若渴的眼神。而我們甚至不清楚這樣的「求知若渴」，是真正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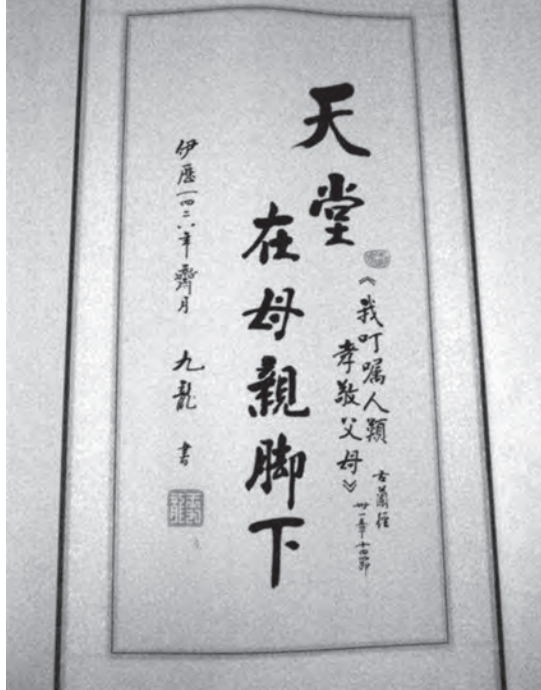


▲道傳中堂具有更多在地化特色。

求知若渴或是被我們所建構的需求。

我又再一次陷入後殖民的反思。當我們穿著西裝（象徵進步西方文化的代表服飾）、發送糖果（Sidney Mintz 所述的蔗糖與文化權力）（註4）、卡片（精緻的禮物文化），教授華語（教師——學生的權力不對等／華語——泰語的權力不對等）以及「道德教育」（哪個文化的道德？合理的道德還是不合理的道德？正義的道德還是壓迫的道德？），我們到底會對學生產生什麼樣的影響？

我一直帶著矛盾的心情進行教學，一方面，自喜於能夠善用以往的教學經驗，讓教學進行得還算順利；另一方面，卻又無刻不存在著「我是否象徵一個文化霸權宰制者」的擔憂。或許大多數人會認為：我們出國了，就是為了一貫道，所以做的事都是正確的。真是如此嗎？是我們經過純粹理性判斷後得到「正確」的結論，或是我們「相信」它是正確的，而不去思索它是否真的是正確的？這樣的理由，實在沒有辦法說服一個關心文化議題的民族學者，因為民族學在抵抗的就是文化權力的不對等，民族學在戮力的就是各文化之間的理解、平等交流與對話。那麼，我也只能走一步是一步了，同時身為一個實踐者，也



▲ 穆罕默德聖訓「天堂在母親腳下」，攝於中壢龍岡清真寺。

身為一個觀察者，我必須不斷地思索，並試圖在兩者之間尋求對話空間。

直到今天，我也沒有一個明確的定論。但是我不畏懼思考，因為有矛盾、有衝突，才有持續探索的動力。在文化的研究上是如此，在宗教的學習上亦是如此。我認為，如果「道」是真理，那它一定經得起各種考驗，經得起我們用任何角度去思索它、檢視它。

晚上，我們在道傳中堂進行了一個非常成功的分享會，參與這次了愿團隊的各位學長，都把這幾天的觀察與反思和大家分享。更難得可貴的是，聽到了很多學長述說他們的生命故事，這些故事對我們年輕人而言，非常有價值。因為這些有血有淚、有厚度的故事，非得要真正經歷過才可以體會。我們太過年輕，還沒有辦法有太深刻的經歷，只能運用想像，去體會這些故事。

像怡菁姐的分享，就讓我們很感動。她以樸實的言語述說她10幾年來的經驗，也深刻地反省：「把心空下來，才能放新的東西。」黃叔叔也分享他在泰國10幾年的心路歷程，以及在泰國開荒佈道的種種經驗，讓人十分佩服黃叔叔的堅忍。金隆、高錄、筱琪聲淚俱下，想必也是感受到這些血淚背後的辛酸，以及對於自己的反思吧。我很佩服黃叔叔，從民族學的角度來看，黃叔叔是一個成功的民族誌工作者，一個掌握在地知識的實踐者，黃叔叔在泰國行走多年，深入了解泰國的文化，才有可能讓一貫道在這片土地上走得更加順利。

人文社會科學，就是需要不斷咀嚼這些有血有淚、有生命厚度的故事，才有辦法給出深刻的回答。民族學者最害怕、也最喜歡的，就是這樣的故事，這些故事通常充滿苦痛、血淚，讓人傷心，但也唯有透過這些故事，我們才能好好地反思，好好地觀看自我的本性。

這一夜的星空，似乎明亮了起來。

## 文化衝擊帶來反思

民族學是一個反思性極強的學科，民族學家常常一邊看一邊想，紀錄表層的情緒感受，也希望能記錄深

層的社會分析。離開曼谷天惠堂，我們踏上歸途，回到一個依然潮濕的國度。這趟了愿之旅下來，我看了很多，也看得不夠多；想了很多，也想得不夠多；做了很多，也做得不夠多。我們在這場上，時常強調要看見自己的本性，民族學提供給我一個反思自我的利器，認識自己本性的方法。

透過文化的衝擊、自我的反思與社會的剖析，我方能檢視自己——一個有靈魂的人，究竟具有什麼樣的特質。透過不斷地觀看與反省，「本性」才會慢慢地浮現上來。我覺得，這真的是上天慈悲安排，在我熟悉民族學學科後，才讓我有機會出國了愿，並透過這樣一個獨特的思維與視角，去重新反思「行功了愿」、宗教的本質，甚至是反思自我心性的機會。

感謝 天恩師德。

註1：Arthur Wolf，美國人類學家。

註2：Émile Durkheim（1858-1917），法國社會學家、人類學家。

註3：涵化，指兩種或兩種以上文化接觸後，所導致的一文化接受另一文化特質及互相影響的過程。

綜攝，融合或調和之意，不同的宗教交會時，彼此吸收另一個宗教的特色變成自己宗教的一部份。

註4：Sidney Mintz，美國人類學家。

（全文完）